

## 绘制（但尚未解决）科学传播危机的版图

菲利普·G·阿特巴赫、汉斯·德·维特

菲利普·G·阿特巴赫（Philip G. Altbach）：美国波士顿学院（Boston College）国际高等教育中心（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荣誉教授、创始主任

电子邮件：altbach@bc.edu

汉斯·德·维特（Hans de Wit）：美国波士顿学院国际高等教育研究中心荣誉教授

电子邮箱：dewitj@bc.edu

科学传播从未像今天这样重要，也从未像今天这样陷入困境。在全球化科学的时代，多国合作研发 新冠疫苗便是其中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子之一。能够快速评估并传播科学研究成果已变得至关重要。

在过去半个世纪中，高等教育与科研的迅速扩张意味着学术出版物呈指数级增长，而发表成果也成为学术晋升、大学声望以及全球排名影响力的核心指标。

学术体系的规模庞大：全球约有 2 亿名学生就读于 2.6 万所大学及众多其他高等教育机构。整个体系由超过 1,000 万名学者支撑。

在这些大学中，约有 1 万所属于“综合性”大学，并可能承担一定的科研使命。尽管真正“科研密集型”的大学数量相对较少，且高质量研究主要来自这部分院校，但整体的学术产出仍然广泛且庞大。

由于全球排名对科研产出的强调，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可发表论文的压力显著增加。过去 50 年间，学术出版从专著和图书逐渐转向多作者的期刊论文。

我们正进入一个新的时代——由新技术、跨国出版商，以及高教部门与出版产业之间新的开放获取机制所推动。学术文章和图书数量呈指数级扩张，这实际上摧毁了传统出

版体系，并引发了一场无法逾越的科学传播危机。

与此同时，面对出版业的高度集中以及其高成本与排他性，人们对开放获取与开放科学的呼声高涨。本文所做的是描绘这场危机的版图，但尚未提供明确的解决方案。

### 不可持续的扩张

没有人确切知道每年究竟发表了多少科学研究成果，也没有人能准确统计现有期刊的数量。大型学术期刊索引 Scopus 目前收录 22,794 种活跃期刊，来自 11,678 家出版社，涵盖 40 种语言。另一大型索引 Web of Science 在其三个主要数据库中收录超过 14,400 种期刊，并在其新兴来源列表（ESCI）中额外收录 7,800 种期刊。

总部位于瑞士、1996 年成立的开放获取出版商 MDPI，自创立以来已累计发表 100 万篇文章，其中仅 2022 年就刊载了 295,186 篇同行评审论文，分布于其 403 种期刊中。作为开放获取出版商，MDPI 按篇收费，每篇文章约需支付 2,000 美元。

期刊出版行业呈现出日益多样化的格局：既有传统的学术出版机构（包括大学出版社和商业出版商，如 Taylor & Francis 和 Springer，以及大量新加入者），也出现了掠夺性出版商

的增长；此外，还有像 MDPI 这样处于中间地带的出版机构。

尽管开放获取的压力不断上升，但主要学术出版商（主要位于高收入国家、以英语出版）仍然保持统治地位。期刊编辑、编辑委员会成员和审稿人也主要来自这些国家，而且大多为男性，尽管这一状况正在逐步改变。

如今，推动科研传播和发表压力的力量越来越来自中低收入国家。此外，学术晋升体系竞争愈加激烈，常常要求大量发表论文，而并不关注质量。因此，许多学者和研究人员，尤其是青年学者，别无选择，只能寻求其他发表途径，例如 MDPI 或质量较低、收费更高的掠夺性期刊。

## 图书出版

在过去的 50 年中，由于学术期刊的主导地位，学术图书出版的重要性有所下降。但图书在某些学科领域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经历了显著变化。

最初，学术图书多为单一作者撰写的专著。但正如格列柯（Albert N. Greco）的《人文学科的学术出版 2000-2024：营销和传播的挑战与机遇》（*Scholarly Publishing in the Humanities 2000 - 2024: Marketing and Communications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中所指出的那样，这一格局逐渐发生了变化：首先是自然科学，然后是社会科学，近年来也扩展至人文学科，出版重点转向了多作者图书，例如会议论文集、手册以及用于教学的教材。

按需印刷、电子书等技术创新降低了出版成本，使图书出版更加便捷、具有吸引力。此外，现在可以按章节购买内容，而无需购买整本书，这为出版社创造了更多收入来源。然而，这也导致许多作者图书缺乏整体连贯性。

为了压缩成本，出版社往往减少同行评审流程，并将编辑工作外包给印度等地的低质量服务公司。

为了将成本降至最低，出版流程的各个环节都出现了质量牺牲。在某种意义上，如今的许多图书更像期刊的合刊，因为它们缺乏统一的结构和连贯性。

与此同时，许多出版社对学术图书及单个章节的定价异常高昂，即便是电子书也不例外。这使得图书和章节的价格超出了个人可负担范围，也给全球南方的图书馆和高校带来严重的采购困难，即便出版社提供折扣也难以缓解这一问题。

## 竞争加剧

造成这些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学术文章和图书数量的剧增，其中许多质量堪忧。为什么会这样？学术界日益激烈的竞争，以及许多高校渴望跻身研究型大学行列

（即使它们实际上更应把重点放在教学与社区服务上），使得“发表”被赋予了不必要的高价值。

结果，整个出版体系面临巨大的压力。开放获取（open access）运动本身也极为复杂，从某种程度上说，它制造的问题并不比它试图解决的问题少。开放获取的目标当然是让知识对所有人开放，但确实也有一些积极案例，例如某些高校、研究资助机构、编辑委员会等正在努力应对危机并尝试发展替代模式。

国际大学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ies）近期发布的报告《开放科学：高校面临的挑战》（*Open Science: The Challenge for Universities*）恰当地将科学传播危机置于更宏观的背景下：高校正在“面临来自政治干预、数字化转型、环境挑战、经费削减、去殖民化进程，以及高等教育日益商品化

所带来的影响等多重压力。”报告进一步询问高校是否将开放科学运动视为“一次共同应对现有不平等、围绕共同原则协作、使知识成为全球公共财富的变革性契机。”

然而，趋势似乎正向相反方向发展。许多期刊和出版社开始从传统的订阅模式转向向作者收费的商业模式。而一些期刊和出版社甚至绕过同行评审程序，几乎“来者不拒”，向市场大量投放质量低下的内容。

## 没有简单的答案

上述讨论只是触及了这一极其复杂问题的表层。例如，知识的“所有权”究竟属于谁？

是知识的生产者，还是跨国出版社及其他出版机构？英语是否应该继续作为全球科学与学术的通用语言？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鼓励并尊重以本地主题和本地语言为焦点的研究与出版？

这些问题几乎没有现成的答案，挑战却层出不穷。正如国际大学协会报告所总结的那样，所涉议题范围广泛，需要高等教育界投入认真而持续的关注。

注：本文基于作者在 2024 年 12 月 11 日《大学世界新闻》（*University World News*）上发表的文章的更新版本。